

忽而中年

文 芳

中年，一枚温厚的词。这个词，不是春雨中的杏花，不是浓荫下的清凉，也不是孤寒中的凛冽。那么，它是流转的四季，还是更替的时令？我翻开日历，寻找在那一页深红、一页金黄中，可有中年的前缀或后续，可有中年的写意或留白。

一个指尖点下去，“立秋”两个字，稳稳当当地坐在时光的近处，岁月的深处。是一个清淡的女子，坐在午后的阳光下，静享书中草木醇厚的秋色，细品窗外瓜果成熟的圆润。抑或是那位内敛恭良的男子，经历了风雨和霜雪后，不再瞻前顾后，不会咄咄逼人，懂得换个方式去抵达人生的每一个停靠点。

时间它实在是个厉害的主儿，就在我的一低眉一抬首中，已生生地把我抛在了中年的路上。有些猝不及防，却又无法避免；有些陌生，却又仿佛那么熟识。于是顺着这一条悠悠长路，边走边看，边走边听，边走边悟。

和许许多多走在不惑之路上的女子一样，我也曾在这条中年的分界线两边困惑不已，摇摆不定。像小时候在邻家院门前的那一场游戏，不知该选择跳绳的，还是该参加踢毽的，正在迟迟疑疑之际，前面一声声阿姨长阿姨短的已把我拽到了中年的阵营里。

也曾在某一个周末的午后，揽镜端详——这个女子，黑眼圈圆乎，黄褐斑密乎，鱼尾纹深乎？这头发，怎么像是深秋里的稻草？枯黄，杂乱；不柔顺，无弹性。镜子里照出来的中年怎么找不到一丝山灵水润之色？

中年，多好的一个词语，怎么可以被我解读得如此的面目全非？容颜易老，年轻的心态莫失呀。从厨房的浓稠烟火打理到客厅的素净整洁后，带着一颗中年的心，坐在电脑前敲字。敲一行中年的美，敲一行中年的叹，再敲一行中年的风清和云淡。章章节节，终于有了岁月的温度，有了中年的情怀；字字句句，我触摸到了时间的真相，感受到了脚底的踏实。

中年了，不再穿华丽丽的装，不再化浓艳艳的妆，不再把10厘米的高跟鞋踩得脆脆的响，那些短裙小衫，有牌的无牌的，时尚的风情的，也一一被我冷落，衣橱里那一群春日桃柳般争艳的红裙绿袄，与自己是隔山隔水般的遥远了。这柳子，是诗词中的句子了，素面以对，清水洗心。中年了，我也不会再在夜深人静时去做些灰姑娘的梦了。那些关于水晶鞋和王子的童话已是那年那月的事，那些关于陌上人如玉的爱情传说也早已是指间的风，天边的云，被时间的魔法一并收回，变成一缕轻烟散在云水的深处。

庸常生命，寻常日子。天气寒冷，裹紧衣裳，关好心门，与他围炉夜话，与他细碎、悠扬、轻柔地度光阴，安稳地度中年的光阴吧。有一个相知相暖的爱人，守一份花好月圆的婚姻，做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，爱一个阳光向上的孩子，这篇中年的散文诗，还不够精彩，不够动人吗？

中年了，慢慢知道了事不是尽善尽美，人不是完美无瑕，懂得珍惜，懂得谅解，懂得把一颗朴素宽容的种子丢在光阴里，待来年长出来的定是一个明媚的春天。

犹记得那年，为了——一纸计划和同事相争相论，各不相让，外面春暖花开，心内冰河不能解冻。像上学时的某一次期中考试，因未能排上名次而整日落落寡欢。更如盛夏的水势天，多日的阴雨连绵，湿淋淋又汗津津，无处不在的潮气，让日子晦涩而阴暗，时间被松散得凑不成一个完整的段落。还记得那年，与闺蜜为了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怄气，不讲话，更不联系。那些天，没有她的叽叽喳喳，没有她的碎碎叨叨，没有她的问候和打扰，时光平淡得是一杯隔夜的白开水了，怎么喝都是无味。那些日子我也分明听见了自己狭隘的心里裂了个细碎的口子，可以灌进风，灌进水，灌进所有的浅薄和无知。

时间，它终究还是个公平的角儿，它淘洗了你的容颜，沉淀给你的是一颗平常之态，安静之心。中年了，我不羡慕灯红酒绿，不惦记隔岸风景。我的言辞不会太过张扬了，我的情感也不会太过浓烈了。我认真地爱着亲人和朋友，我用心地做着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事。我懂得了一切的爱要教着时间，朝夕惦记着的。我开始留意孩子天籁般的笑声，我开始静听父辈们沧桑的讲述，我开始用心感觉花开的低语，流水的声音，以及树木间鸟雀的啁啾。

“不要再那么急急忙忙地赶路了，该学会欣赏路上的人，路边的景了。”同学小慧的一番话是中年般的意味深长。“双休日我们去爬山吧。生活不止柴米油盐，不止琴棋书画，还有春风和畅，还有秋水天长。为人生这两点一线的画面润点色，添些彩。在这条长路上，尽是在赶路的背影，是否画面不够生动，线条不够明朗？”是啊，慢慢走，缓缓行，走过秋草黄，走进冬意浓。濡染些岁月的醇香，浸染些季节的苍凉。

只愿，中年的你我，轻描或慢画，远观或近看，都是一幅中年的大山水。



茅洞桥的乡愁

谭 仕

何为乡愁？诗人余光中写道：“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/我在这头/母亲在那头……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/我在这头/大陆在那头”。整篇诗作读下来，思乡之情溢于言表，意味悠长。但至于乡愁到底是什么，只是留下省略一万字的想象空间。

年少之时，我就反复拜读了这首《乡愁》，也始终不得其解。自14岁远离农村，在城市里打拼近20年之后，我对余光中省略的一万字，反而在脑海中清晰起来。

乡愁的韵味和真谛就在于——愁！为何会愁呢？这种愁是物资匮乏，没有丰盛的大鱼大肉，一个烧饼就能口水直流，倘若吃到豆腐也算人间美味；这种愁是文化匮乏，没有高雅的歌剧电影，民谣儿歌就觉得妙趣横生，倘若有皮影也算其乐无穷。这种愁不同于城市的繁华景象，没有车水马龙、灯红酒绿，看着山水发呆，时光过得很慢……

但这种愁，却不是苦。这种愁，触碰我们心中的柔软，想起来却是甘甜无比。

衡南县的茅洞桥，就有这样典型的乡愁，中国式的乡愁。

遗落在拾稻穗的篮子里

不知从何时起，茅洞桥一带就有种植再生稻的习惯。再生稻其实是晚稻收割之后，在禾苗莠上重新长出来的粮食。民间也有人这样教育子女：“你若有出息，就会像这割掉的稻子一样，还会再长出来。”其意是农村人要有一种顽强的精神，吃苦的精神，打不倒的精神。只要禾苗不是割得太狠，其实一般都会长出再生稻，很多农村人因此受到鼓励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。

再生稻长出来之后，有时一亩田能收个百八十斤，有时顶多二三十斤。收割不能用机器，或者用镰刀一点点地割，或者只能用手一根根地拔。一天劳累下来，并无多大收获。但村民对于这一点点的收

获，却甚是欢喜，像得到意外之财一般地惊喜。

时至今日，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那样的场景：我的奶奶，提着一个小竹篮子，弯腰近九十度，在看起来荒芜的稻田里，慢慢地、慢慢地收割再生稻。这样的画面，既是物资匮乏的写照，也是那样地宁静祥和。

时至今日，有人研发了再生稻丰产栽培技术，据说一亩田能产出几百斤。但茅洞桥的再生稻，依然如同几百年以往的味道，任其生长，没有轰隆隆的收割机声音。田野中依然是那种人工劳作的场景，勾起了我的无限思念。

咀嚼在吃了不易消化的烧饼里

茅市烧饼皮酥馅薄，清晰多层，味道香浓酥软，如今在衡阳地区已享有盛名。现在的人们都是把茅市烧饼当作点心来吃，但这世上烧饼最初的产生，大多都是为了解决长途跋涉中的饥饿。

过去的茅洞桥是衡州至永州古道的必经之地，很多茶商、盐商在此歇肩落脚，然后再启程，远赴广东、广西。烧饼的保鲜期可达半个月左右，因为不容易消化，反而感觉更加饱肚子，从而颇受欢迎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茅市烧饼依然采用最初精细的配方和特殊的烘烤方式，以本地有机面粉为原料，按历代相传的手工艺精制而成。有些商户为了使味道更加鲜美，在馅料中添加了新的成分，但依然可以咀嚼出那种乡味乡愁。

我依然记得小时候，上学要走七八里路。因为粮食的不够富足，那种饥饿感现代城市学生不曾拥有。有些时候，破旧的书包里如果有两个烧饼，感觉真是非常开心。吃了烧饼，

感觉自己还能多走十公里，脚下虎虎生风。

小时候，新鲜的烧饼烘焙出来后，往往顾不上烫嘴就狼吞虎咽。也许食物总是饥饿的时候吃起来更有味道，那种味道只能在乡间品味。

回响在重檐翘角的祠堂里

茅洞桥的甘氏宗祠、全氏宗祠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，规模相对较大，意味着两姓出了很多人才。全氏在晚清湘军时代出了两员武将，一个是担任过陆海四镇总兵的全彰镐，钦敕花翎记名提督，诰授振威将军（从一品）；一个是诰授云南楚雄协镇、敕授武显将军的全彰盛。虽然因为各种原因，他俩被历史的烟尘屏蔽了百余年，所幸近年经甘建华先生的努力发掘，相继进入了省市县志。

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里，祠堂里会举行戏曲表演。有些农村是祁剧，有些地方是花鼓戏，茅洞桥的特色是灯影戏（皮影戏），现在最有名的艺人是年过八旬的陈诗价。灯影戏表演没有音响，全靠艺人的嗓音，加之不宜远观，近距离地感受那高亢的唱词在田野中回荡，会有“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”的特别效果。

现代人谈论的蓝图与梦想，在乡间简化为最通俗易懂的四个字——光宗耀祖。子孙后代有出息，祠堂里供奉的那些牌位都感觉有光彩，这也许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激励方式。

行走在茅洞桥，虽然看不到像桂林山水一般的画卷，亦没有像徽式建筑的黑瓦白墙，但这里也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留得住乡愁。

茅洞桥的乡愁如同一壶地道的农村米酒，又叫湖之酒，不像茅台、五粮液一般名声大噪，有的只是粗粝食材的醇厚，既有浓度又不醉人，香甜爽口，有乡愁在焉。

那些游子经过苦苦地追寻之后，也依然想回到这种日常。那些远去了的人情味，在这里一点点地苏醒。

“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。归去来兮，云胡不归？”茅洞桥，向游子发出了心灵的召唤。